



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

·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编

·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 ·
· 暨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 ·



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

·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 ·
· 暨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 ·

·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编



四川出版集团

■ 巴蜀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成都:巴蜀书社,2006.4
ISBN 7-80659-846-4

I. 魏... II. 四... III. 史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IV. K23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770 号

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编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李定凯
装帧设计	唐利群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20.5
字 数	51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846-4/K·136
定 价	48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繆钺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挺之教授致开幕词



西南民族大学校长陈玉屏发言。前排右一：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上届会长周伟洲教授。前排右二：四川大学副校长孙卫国教授。前排左一：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新任会长李凭教授。



缪钺先生家属合影



缪钺教授弟子合影

目 录

纪念缪钺先生

忆缪钺师·····	杨耀坤	1
灵光腾彩笔，青史照丹心		
——论缪钺先生《冰茧庵诗词》·····	刘梦芙	6
缅怀缪钺先生忆“神交”		
——关于“陈寿”的七封通信·····	谢保成	24
为人耿介忆恩师·····	方北辰	28
一脉灵溪映学林		
——回忆缪钺恩师的治学教诲·····	方北辰 吕一飞	30
《蒹葭楼诗》与彦威师的师友情缘·····	景蜀慧	35
滋兰育人鞠躬尽瘁		
——纪念缪钺先生 100 周年诞辰·····	胡昭曦	40
缅怀缪钺先生·····	柯建中	44
缪钺先生生平编年（1904 年—1978 年）·····	缪元朗	46

魏晋南北朝史

释诸葛亮“好为《梁父吟》”·····	王炎平	83
论诸葛亮择主与拜相·····	朱子彦	89
论蜀汉灭国后其上层侨寓集团之解体分流·····	赖 萍 胡阿祥	95
从“以礼制情”到“缘情制礼”		
——论魏晋士人的情礼观·····	孙立群	103
北魏天兴元年的高丽移民及其状况·····	李 凭	110
《陈群臣请陈武帝忏文》跋·····	严耀中	115
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	侯旭东	117
乐部尚书考略		
——北魏宫廷乐官制度的重新审察·····	黎国韬	137
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述论·····	章义和	146
江东士族与西晋政权合作论·····	陈金凤	154
南朝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探讨·····	张鹤泉	161

平原高唐刘氏与刘昭	(日) 小林岳	172
齐武帝遗诏与南齐中叶政治	张金龙	180
三郡乌丸考	方北辰	189
《世说新语》的德行观	孔 毅	193
大同地区出土唐代墓志中的大同城	殷 宪	201
盛乐、代北时期拓跋君主的强化与大人制的演变	(韩) 赵永来	209
看冯翊护军论前秦的民族意识	(日) 三崎良章	222
魏晋南北朝时期“蛮”的北迁及其种族正体性问题	(韩) 金裕哲	228
吐谷浑西迁之原因		
——兼谈鲜卑社会转型时期庶长子的尴尬处境	吕一飞	237
略述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文化的深层变化	(美) 郑小容	242
北魏中书学	梁满仓	260
成都地区的南朝佛教造像	雷玉华	270
《白雨斋词话》“沈郁”说述论	(新加坡) 严寿澂	287
《搜神记》与道教劾鬼术	杨 英	304
北魏代人集团考略	(日) 松下宪一	314
汉魏之际的《皇览》编纂	(日) 津田资久	319
后 记		325

忆 缪 钺 师

杨 耀 坤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缪钺师已仙逝近十载，而他四十多年前的音容，还历历在我耳目。我第一次见到缪师，是1957年初秋，那时我刚进入四川大学，在历史系的迎新会上，有系领导及一些教研室主任讲话，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任中国古代史教研究室主任的缪师。他形体清瘦，却很精神，讲话声音不大，却很清晰，话虽不多，却很深刻，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自此以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对缪师的如下印象，始终磨灭不了。

高超的教学艺术

1957年9月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基础课，讲先秦西汉史的是一位中年教师，讲课比较一般，引不起学生太大的兴趣。第二年缪师讲授东汉魏晋南北朝史，才第一堂课，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缪师上课很准时，上课钟声刚响完，他就步入教室，所讲内容一结束，也正好响起下课钟声。当时缪师虽已年过五旬，但整个两堂课都是站着讲授，并始终面向学生，有时只在讲台上来回走动几步。缪师讲课也有讲稿，但讲稿可能只是简要的提纲，因讲稿始终放在讲桌上，只是说到数字时才偶尔看看，全部内容包括引用史料，都是脱口而出。他也有手势，但手势既特殊又文雅，他经常左手掌向上放于胸前，右手指配合语言的节律在左掌心中作抠的动作，有同学说“缪先生的话是从手心里抠出来的”。他讲课的话语不快不慢，吐字发音非常清晰，语言又高雅简洁，故学生作笔记，能逐字逐句的记录下来。同学们都说“缪先生讲课的笔记最好记”。缪师讲课的内容虽然按照高教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进行，但讲时却能深入浅出，充实多采。记得有次缪师讲到乐府诗及五言诗时，很自然地联系到古代诗歌的吟唱，特别是宋词的吟唱，他便在黑板上写了辛稼轩的一首词，当即吟唱给我们听，这是我们一百多个同学唯一一次听到的。缪师在讲课中对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特加赞赏，如在讲东汉末期的“党锢之祸”，对李膺、范滂等就备加称赞。这大概就是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有人说缪师热衷于封建士大夫的原因之一。

缪师的讲课，语言之简练高雅，逻辑之系统严密，内容之深浅适度，都是我们所听课程首屈一指的。就连课堂板书，缪师也很有特色。他的板书是直行书写的，字形不大，笔划却很清楚，从右至左，一条接着一条，从不混乱，中途也不擦抹，即使有同学抄不及板书，过后也能补上。每堂课讲完时，大多就是一黑板板书，有时只有大半黑板或半黑板，下课后课代表才去抹擦。

1962年下半年我作研究生后，还听过缪师两门课。一门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课，

是1963年上学期缪师为当时五年级学生开的选修课，我也跟随听讲。专题课比基础课的内容就深得多，主要讲缪师撰写的论文，但由于缪师高超的教学艺术，学生大多还能接受，不至于“坐飞机”，更主要的是使学生了解了如何读书，如何捕捉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等方法。另一门课是1963年下半年缪师为研究生讲授的《昭明文选》选读课，当时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研究生共三人，加上中国古代史的青年教师和进修教师，大概就是七八人听课。缪师开设这门课的目的，是要提高研究生和青年教师阅读骈体文的能力。因魏晋南北朝是骈体文盛行的时代，史籍与文集中有不少骈体文，如阅读骈体文的能力差，必然影响阅读和研究。缪师常举五十年代初一学者据《梁书·武帝纪》中梁武帝诏书说当时民众的迁徙者“其巢南之心，亦何能弭”，就得出当时很多民众逃往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结论。这个学者把“巢南”理解为到南方去筑巢，而“巢南”二字是用了一个典故，《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篇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这是比喻游子在外思念故土。梁武帝诏书中的“巢南”，就是指已迁徙的民众怀念故乡，这是骈体文中用典的常规。所以缪师讲授《昭明文选》选读，选的全部都是骈文，一篇一篇的在课堂上讲解，每周讲授一次（半天），整整讲了一学期。缪师希望学生学习古文要熟读，最好能够背诵。我小时也受过背诵古文的训练，便遵缪师的教导，把他讲过的范文都熟读背诵，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研究益处颇大。我自1978年起，能够给历史本科生讲授中国历史文选，以及从1986年开始指导研究生，能够开出《昭明文选》选读课，就是缪师培养教导的结果。

学生应练好基本功

“练好基本功”是缪师常教导学生的名言，除了在课堂上讲外，在课下的指导中讲得更多。因我们那时的学制是五年，按学校规定，三年级要作学年论文，五年级作毕业论文。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请缪师指导，课下接触缪师的时间就多些。加之我家境艰难，五年中的寒暑假都在校内度过，请教缪师的机会就更多。缪师所说的基本功，是指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等方面的知识，他说一个学文史的人，必须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并以古人和他自己为例，说明练好基本功的必要性。我在大学本科期间虽然没有机会专门听这方面的课和多读这方面的书，但听了缪师的教诲后，只要遇到机会，我就会抓紧学习。三四年级我搞勤工俭学，曾为学校誊印室刻写蜡纸讲义，正好分配给我刻写的是中文系音韵训诂方面的讲义，这就成了我学习的一个机会。但音韵方面难以自学，讲义刻完后依旧茫然，好多符号都不知其读音。只有训诂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初步知道了《尔雅》、《释名》等以及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是何种书籍。作研究生后我首先买的两本书就是《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也是缪师教诲的结果。

缪师强调学生要练好基本功，就是写字读音也要规范准确。记得二年级时有位同学的试卷写得太潦草，缪师就把那位同学叫去读试卷，并给了严肃的批评。我三年级作学年论文时，把“丰富”的“富”写成“声”，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缪师特在我的稿上批示“简化的‘富’不作‘声’”。在课堂上缪师常纠正一些错误的读音，如“博闻强识”的“识”不读“时(shí)”，要读“志(zhì)”，“默识”、“款识”的“识”也一样。

1978年我担任中国历史文选课后，缪师就给了我一份1965年历史系一年级用的《古代

汉语》讲义和一叠他写的音韵学讲稿，讲稿中的标题有“音素”、“辅音元音声母韵母”、“双声叠韵”、“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与清浊”、“声调”、“等呼”以及“上古汉语的声母韵母与声调”、“中古汉语的声母韵母与声调”等等。这些讲稿不知缪师何时讲的，我也没有问过，但可以肯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因讲稿中还有讲汉语拼音的部分，并在讲稿上批有“照原稿写，勿写简体字”，这是要刻写蜡纸的人注意的，显然是在推行简体字以后之事。但我在这方面的修养差，有了现成讲稿，也不敢给学生讲。

广博与专精

1962年我作研究生后，缪师首先要我切实读书，不要急于找论文题目。读书先从《资治通鉴》（可从汉末至隋统一时期）读起，然后读魏晋南北朝的十二部正史，因时间有限，其中《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是必读的，至于《宋书》、《魏书》等南北八书，可浏览，以后如果研究南北朝的问题，则应以南北八书为主，再参以《南史》、《北史》。读史时还须阅读古人和近人的有关论著。如读《通鉴》时《通鉴考异》和胡三省注不能忽略，应认真阅读，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和学习不少东西；再如清代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李慈铭等人的有关论著都应阅读。那时魏晋南北朝的正史，只有《三国志》已由中华书局标点出版，但短时间内还不易买到，而缪师已作了《三国志选》的工作，他就把剪贴标点本所余部分全部送给我，半年后我才买到完整的标点本《三国志》。其余史书尚无标点本，只有买线装书阅读，好在那时成都有好几家古旧书店，买线装书并不难，并且价格还便宜，如我买一部涵芬楼印的线装六十本《资治通鉴》才二十元钱，而当时的标点本就要三十多元（大概是三十六元）。所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我就买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十四部正史，并基本上按缪师的教导认真地读了两年书，第三年才开始选题目作论文。1964年9月征得缪师同意，我的论文题目初步定为《嵇康与魏晋政治》，随即着手搜集资料。至10月省委四清工作团就进驻学校，在学校开展四清运动。运动初期，清的对象还主要是中层干部的当权者，随着运动的深入，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也连带被批，于是又有缪师“研究历史只热衷于封建士大夫，不研究人民群众”的批判，说这是方向立场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顺利毕业，1965年4月，我赶紧与缪师商定，把论文题目改为《论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此时至毕业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因前两年读书扎实，并早已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至1965年7月下旬，还是完成了四万多字的论文，经有关方面审查通过，得以顺利毕业。后来我在1978年《历史研究》11期发表的《北魏末年北镇暴动分析》一文，就是我毕业论文的第一部分；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又以《论北魏末年河北地区和青州的暴动》为题，发表于《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辑；第三部分论述关陇暴动，因新义不多，没有整理发表。这些都是遵循缪师切实读书的结果。

缪师在教导专精时，还教导必须广博，说做学问不专精不行，但专精又必须有广博的基础，不广博，专就受局限。如治魏晋南北朝史，不上知先秦两汉，下知隋唐五代，好多问题就看不清楚，就受局限。还有治史不能只局限于史书，还必须博涉群书，所谓“六经皆史”，就是这个道理；还有文学、哲学、宗教、考古等都与史有关，都要涉及。特别是古人的文学作品，最能表达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最能体现他的心声，

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心声，治史时不可忽视。总之，治一门学问，必须既广博又专精，才能有大的成就。

关怀爱护后辈

1958年的“教育革命”、“拔白旗”、大字报多说缪师“天才教育思想严重”，说他“有天才的学生就喜欢，差的学生就鄙弃”。据我与缪师的接触，情况并非如此。1960年我请缪师指导学年论文时，曾说自己基础差，怕缪师不愿指导。缪师说：“一个人不怕差，就怕不勤奋。天生的天才很少，而有了天生的天才也还必须勤奋，才能有所成就。多数是勤奋出天才，一个人如果差，又不肯努力，那怎么能成材呢？只能是孔子说的‘朽木不可雕也’。”所以缪师看重学生的并非天生的天才，而是能否勤奋努力。从此，我就在缪师指导下完成了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以及研究生学历。

我于1965年8月完成了研究生学历，毕业后按当时学校规定，要补受阶级斗争教育课后才能分配工作。我们毕业的研究生便于1965年10月随省里组织的农村四清工作团到双流县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6月四清运动还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的分配工作也就停了下来。直到1968年9月，我才被分配到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到工作岗位后当然不可能搞研究工作，只能参加“革命”。至1975年由湖北、四川两省合作编写的《汉语大字典》工作开始启动，四川大学编写组在组织编写人员时，历史系也要出人，当时的系领导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就去问缪师，缪师非常赞成，说编字典的工作，是文字、声韵、训诂的综合工作，很有意义，不但做了工作，还能提高自己。于是在缪师的促成下，我于1976年初正式调入四川大学，编制在历史系，工作在字典组。1978年历史系抽我回系担任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从此便在缪师指引下作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凡在教学中遇到问题请教缪师，缪师总是耐心指点，并还给我一些教学讲稿，如上面提到的音韵学讲稿。在缪师带领组织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是编写《三国志选注》，由中华书局相约，并于1984年出版，现已重印了两次；另一项是编纂《北朝会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约，由于某种原因，至今尚未完成。在编写《三国志选注》中，缪师亲自指导把关，使我们注释古籍的能力有了大的提高。缪师说注释古籍是项硬工作，不象写论文，写论文不清楚的可以绕过不讲，注释古籍却不行，不清楚的不能放着不管，必须想法弄清楚，实在弄不清楚的也只能存疑或说明未详。在实际编写中我们对此很有体会，有些问题不但我们解决不了，连缪师也一时解决不了，须经多方查证后才能解决。又有前人已有注释，但注得不当，就必须新找资料注释。如卢弼《三国志集解》中有引伪古文《尚书》作注之处，缪师都要我们另找材料注释。因为有了这次训练提高，1994年下半年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组织校注二十四史，约我校注《三国志》，我就欣然应约，现已基本完成。编纂《北朝会要》我承担了兵制、刑律、宗教三部分，已于十余年前完成，现全书虽未出版，但我已熟悉所编三部分的有关材料，1993年《中国全史》约我写《魏晋南北朝宗教史》，我也应约，已于1994年出版。

1991年我因遇挫折，1992年缪师就叫我选二十多篇论文结集出版，并由他联系了省外的三家出版社，都因经济原因而未果。1993年才得到成都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出版，而缪师已重病在身，还为我的论文集写了《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的题签。论文集印出后我奉送一册

给缪师，他卧在床上很感慨地对我说：“我的身体不行了，时间不多了，如果我能够动笔，我一定好好给你写篇序，你的人品和学识都很不错，我要写了向外好好宣传，但现在已无能为力，只有遗憾！”这是缪师对我最后的鼓励和鞭策。后来他就住进了医院，我虽然去探望过数次，但他已不能多讲话，1995年初便仙逝而去。

我与缪师接触近四十年，感受当然不止这些，上面所回忆的，只是对缪师的言行感受较深的几方面而已。至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特别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诗词方面的成就，不是我所敢妄言的。故这篇简短的回忆文字，对缪师而言，只是拾取芝麻而丢了西瓜，想来缪师在天之灵是会谅解的！

灵光腾彩笔，青史照丹心

——论缪钺先生《冰茧庵诗词》

刘梦芙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十余年前，余执门外弟子礼，向前辈学者、文史大师缪钺（彦威）先生致函请益，多承雅教，肺腑长铭。1995年元月，先生归道山，余撰文缅怀，刊布于《当代诗词》。今夏7月，四川大学举办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8届年会暨纪念缪公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文孙元朗君来函征文，因重温先生诗词与论著多种，作此文以述心得，谈艺之外，兼及思想、学术，谨奠先生在天之灵。学陋识卑，愧未能阐扬德业之光辉于万一也。

一 君子人格

读缪先生诗词，余感受最深者，为整部作品所蕴涵之君子人格。先观儒家经典有关“君子”之阐述：“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礼记·中庸》）。“儒有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瞻彼淇奥，蒹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卫风·淇奥》）。厥例甚繁，举之不尽。再看已故国学大师钱穆论中国人之人品观：“主要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者，群也。人须在大群中做人，不专顾一己之私，并兼顾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狭，专为小己个人之私图谋，不计及大群公众利益，此等人则曰‘小人’。”“中国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两种，一是空间之俗，一是时间之俗。……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为大雅之极。故既是君子，则必是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①综上所述而言之，凡君子者，必有仁厚博大之胸襟，担负道义之勇气，卓立不阿之人格，兼具渊博精深之学养，超越常人之智慧，文质彬彬，然后称君子也。

缪先生出身于诗书世家，自幼熟谙经史，弱冠入北京大学。因府君病逝，遂辍学谋职以养亲，历任中学教师与南北各大学教授。民国期间，内忧外患，战乱纷纭，先生辗转四方，流离万里，抱文章经世、教育报国之忧，未尝稍易其志。鼎革以后，政策左倾，风波叠起，

①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219页、224页、22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乃至十年浩劫，文化摧残，先生隐忍忧郁，以默存身，而独持清介之操，不曾随时俯仰以取悦流俗。拨乱反正后十余年，先生弘扬国粹，化洽英才，耄耋之龄，贡献杰出。当世风趋利、斯文沦丧之际，先生之诗文极有抨击锋芒，在同辈学人中尤为罕觐。其论稼轩词云：“中国文学上最伟大之诗人，类具三种条件。（一）有学问，有识见，有真性情，而襟怀阔远，抱负宏伟，志在用世。（二）境遇艰困，不能尽发其志，而郁抑于中。（三）天才卓绝，专精文学，以诗表现其整个人格。”^①若持此标准以衡先生，正相契合。盖历来论诗，首重人品，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顾亭林以“行己有耻”与“博学有文”为立身处世之宗旨，先生毕生服膺，严于律己，知行合一，乃深受儒学熏陶之真君子。兼以灵心善感，才华颖异，艰难厄塞之环境淬砺而玉成之，故虽以余力为诗，亦能超迈群伦，风标独秀。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评曰：“八荒虽大，间气不常钟，具史汉之气骨，泽唐宋之英华，史家而兼精词翰，才人如翁者，可指而数也。”^②岂虚誉哉！以下结合先生诗词，分析论证之。

陈寅恪先生云：“吾民族所承受之文化，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文学创作为旨归。”^③饶宗颐先生亦谓“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宏深而通要眇。”^④缪先生以史学名家，而根柢实在文学，盖述史论史，必藉语言文字，无精粹之文，不足以表其卓识也。诗词乃文学之英华，属言志抒情之艺术，尤能显示人品之高，心灵之美。先生斋名“冰蚕庵”，以此署其著作，盖深有寄托焉。诗词集中有五言古诗《古意》：

冰蚕生七寸，生于员峤山。结茧霜雪下，弱质凌风寒。织成五彩锦，水火不能干。事出《拾遗记》，其语颇荒謾。吾独爱其义，取名书室焉。奇情寄壮采，抗节期贞坚。有客赏我趣，惻然鸣心弦。贻我绝妙辞，美如金琅玕。灵均求佚女，乘龙翔九天。陈思赋洛神，锦邈区中缘。岂若赠诗者，悟赏在世间。远海通微波，呼吸生芳兰。古人不足慕，托想徒空言。吾愿保真契，试写《古意》篇。

先生于诗中自注：“王嘉《拾遗记》云：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入火不烧。”此诗前半篇以“结茧霜雪下”之冰蚕为喻，言诗人志节贞坚，不为困苦之环境所屈，诗为生命之结晶，充溢奇情壮采，一如冰蚕织五色之锦焉。诗之后半篇言作品深涵之旨趣，幸遇知音悟赏，激发共鸣，不似古人求友之难。“远海通微波，呼吸生芳兰”，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意。1981年4月，先生与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初晤，“论学相契”，尔后遂合撰《灵谿词说》。诗作于是年7月，志与叶先生之文字胜缘。而能与先生成千秋知己者，固非志洁行芳之君子不可也。

缪先生生逢沧海横流之乱世与大雅陵夷之衰季，独善其身，极为不易。同时之文人学者，思想激进、毁弃传统者有之；变节事敌、卖友求荣者有之；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者更滔滔皆是。先生则于青年时代即树立风标，特行独立，托物寓志之作品散见于诗词稿中，以至于中、晚年，恒久不变，试观下列诸篇：

念乱忧时百不禁，半年辜负赏花心。忽惊黄紫东篱菊，顿觉凄清秋序深。大化娱人留晚色，素怀对尔动高吟。漫同污浊人间世，彭泽遗风倘可寻。——《观菊》，1926

① 缪钺：《诗词散论·论辛稼轩词》，73—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② 饶宗颐：《再谈荆门太岁戈》，475页，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317—3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④ 饶宗颐：《固庵文录·后序》，2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

菊为花中之隐逸，陶渊明独赏此花，高风劲节，千古传名，遂成乱世中士人之精神支柱。而诸如兰、桔、梅、桂、荷花、水仙等象征美德之植物，亦同为先生时时吟咏之对象：

九畹生奇卉，花开香满林。孤芬惟自惜，湘水向君深。不遇美人折，空悲斜日沉。坐看萧艾长，恐负屈原心。——《九畹》，1929年。

桔生湘水畔，菁蔚发华滋。旦夕风霜至，常愁枝叶披。清流吾不变，芳味子心知。勉结青黄实，登盘自可期。——《古意》，1929年。

一室幽芬散，垂垂若碎金。能娱今日意，不负昔年心。夜静香逾远，霜寒气莫侵。秋来寥落甚，赖尔慰孤吟。——《桂·己巳之岁，余购金桂一株，培植五年，发华繁茂，喜而赋此》，1933年。（二首录一）

兰本生幽谷，胡为莅此乡？瘴深常带泪，春到不能芳。故国干戈满，来时道路长。美人渺天末，谁为惜流光？——《兰·余来宜山，主人蓄兰数盆，乃携自赣中者，憔悴无生意，赋此悯之》，1939年。

根弱霜犹结，花开月自明。流离甘独往，窈窕接新生。白璧非吾宝，荣名亦可轻。惟忧岁华逝，芳意竟无成。——《奇花》，1941年。（二首录一）

一年今夕尽，风雷惊迅羽。谁识孤愤怀，独与幽兰语。冰霜大地冻，芳馨溢牖户。渊明似卧龙，猛志固飏举。逝者不可留，来岁更延伫。——《己巳除夕》，1990年。

以上皆诗。词则如“远翠横峦，薄雾掩林，弥望萧屑。娟娟秋蕙当门，莫便冷风先折。残阳敛照，忍看破碎江山，泻愁不尽涛声咽。呼唤怕登临，有花开如血”（《石州慢》）；“疏红艳白，倚危崖，曾赏环山千树。匝地胡尘迷海暗，蔓草沾衣多露。灵琐交疏，星槎路断，哀绝江南赋。仙云娇好，除非魂梦相遇”（《念奴娇》）；晚年之作如咏水仙花：“不肯染泥土，偏向水中栽。灵根何物相护，彩石当青苔。漫说山礬是弟，且与红梅为伴，同傍雪霜开。冷艳隐幽谷，蜂蝶莫飞来”（《水调歌头》），亦无不将所咏之物与自家心性、身世打成一片，情景交融，神光离合。盖屈子诗歌以香草美人之比兴，寄托芬芳要眇之情思：“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更以“绿叶素荣、精色内白”之桔树，象喻“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之气节（《桔颂》）。历代诗人词家纷纷效之，形成传统，干戈扰攘之世，贤明谗毁之时，此类作品尤多。缪先生所咏花木，形象优美，而重在表现其芬馨之气质，贞介之个性，得楚骚之神，为君子人格之生动写照。具君子人格者，守其清操，甘于寥寂，以独醒之眼观世，方可潜心学术，不为政治所役、功利所驱，护持华夏民族文化于不坠。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①而此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植根于文化沃壤，激发于风雨交侵之社会环境，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心志炳耀于声诗者，斯即真诗人也。

《礼记·聘义》云：“君子比德如玉焉：温温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君子人格之一大特征，为性情温厚诚挚。缪先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218页。

生于父母、弟妹、师友、门生皆怀有一种极深厚之感情，《冰茧庵诗词稿》中大量缅怀、赠答、悲悼之作，皆言出肺腑，真切动人，绝不为敷衍酬应，无病之呻。此种性情或来自先天，有世代遗传之基因，更多则由于师长之教育、书卷之陶冶。盖儒家经典，以仁爱忠恕之道为教旨，收人文化成之效，先生深研史学与文学，虽生逢现代，益以新知，而不离儒学体系，多以历代贤哲为楷模，汲取精神营养。观先生论介、推崇之古人，诸如诸葛亮、陶渊明、杜甫、李商隐、杜牧、范仲淹、晏几道、苏轼、岳飞、张孝祥、辛弃疾、姜夔、文天祥、元好问、顾炎武、黄仲则、汪中等，或垂名于廊庙，或隐迹于江湖，经历与功业容有不同，而无一莫非人品高尚者，亦无一莫非性情中人。且先生敬慕及交往之晚、近学者，如张尔田、马一浮、陈寅恪、刘永济、竺可桢、吴宓等，皆德业双馨之士，声气往来，切磋学问，心性益臻纯粹。先生培育学生，以品行为先，非但关爱门下弟子，于素昧平生之社会青年，凡来函求教者，亦殷殷垂诲，笔者即受益者之一。孟子云：“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树蕙滋兰，教泽普施于四海，非性情仁厚、胸怀博大不可，是以刘梦溪研究员称先生为“我国教育界与学术文化界最富爱心、最具人文关怀之教育家和学者”^①。先生论词云“凡真正词人及有词之修养者，其表现于为人及治学，均有特征。其为人也，必柔厚芳洁，清超旷逸，无机诈之心，鄙吝之念”^②，盖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先生之诗词，温丽中富于气骨，治学则坚持真理，明察是非，葆其独立不阿之学术品格。早年与钱穆先生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书札往复辩难^③；读《吴宓诗集》题辞，多所商榷^④，良友之间，未尝苟合取容。晚岁著述，于极左思潮影响下之史学、词学观，颇有匡谬。余观夫前辈师之学术批评，如钱仲联先生持论峻烈，有壁立千仞之概；钱钟书先生幽默诙谐，读之使人忍俊不禁；缪先生则措语极有分寸，辞气和婉而观点鲜明，近似陈寅恪先生风格。此亦性情之显示，温厚与严正，实为一体也。

二 求知之难

先生具古君子之风，已臻于人生至高境界，然每有吾道孤行、知音寥寂之叹。曾撰写《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文中云：“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虽在历史上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命运常是悲凉的。这也正说明古代封建制度之不合理。有两个问题，经常困扰古代士人的心灵：一是道（学术文化）与势（政治权力）的矛盾；一是求知之难与感知之切。这两个问题也可说是两个‘情结’，使古代士人在心灵中孕育着许多沉忧积愤，于是发抒于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所以掌握了这两个情结，就可以深入探索中国古代士人的心态，也是开启中国古典文学深层的一把钥匙”^⑤。于论晏几道《临江仙》词一文中再申此意：“二千年来，中国士人中有两个情结：一是行道，一是求知。士人是掌握学术文化的，即是所谓‘道’，而君主则是掌握政权的，即是所谓‘势’。……在道

① 刘梦溪：《陈寅恪的“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445页。

② 缪钺：《诗词散论·论词》，63页。

③ 缪钺：《与钱宾四论学往复书札》，载所著《冰茧庵丛稿》，8—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④ 缪钺：《读〈吴宓诗集〉题辞》，载所著《冰茧庵序跋辑存》，1—4页，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⑤ 缪钺：《词学古今谈·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138页，岳麓书社，1993。